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史料汇编

(上册)

И·布拉斯拉夫斯基編
中国人民大学編譯室譯

[供本系师生参考]
[不許外传]

、178566

杭州大学政治系資料室翻印

編 者 的 話

這部文件匯編是把有關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活動的重要決定。決議和文件匯集成冊的一次嘗試。因限于篇幅，編者不可能把編纂時所掌握的大量極有代表性的文件全部收入本書。書內引用的文件，有些是摘錄。但是，編者在書末附加了一項書目一覽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

至于有關第三國際活動的決定、決議和文件，編者有意識地沒有把它列入本書編纂計劃。因為這些資料應該作為僅就第三國際時期編成專冊之用。根據同一原因，本書也沒有把有關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和昆塔爾代表會議以及德國斯巴達克運動的文件收集在內。在這個問題上。編者認為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這些事件只與第三國際具備有機的聯繫，並且在頗大程度上是導致第三國際成立的因素。

本匯編原稿曾經某些在這方面享有權威的同志審閱，編者採納了他們的許多寶貴意見。本書並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鼓動宣傳部所推薦。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認為本書已完全不存在在進行這樣巨大的工作時十分可能產生的缺點。因此，編者認為有必要向提出一切批評意見的同志們預先致以謝意。同時，編者也希望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將對研究國際工人運動史的同志們有所裨益。

這裡應當特別指出，在編者所採用的有關第一國際的材料當中，有許多文件是從精通當時歷史的梁贊諾夫所寫的輝煌巨作中抄錄下來的，但可惜這些刊載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庫和其他出版物上的文章只有寥寥數篇而已。

1925年11月3日于莫斯科

前 言

这一本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重要历史文件汇编，首先当然不是提供历史学家采用的，而是为战斗的共产主义者编写的，是供我们在当前的和今后的斗争中实际应用的。这远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在解决这项任务时是很容易发生错误和使用不正确的方法的。

首先。利用这些文件的人必须明确了解，文件还不是历史，而仅仅是历史的资料。要正确地实际应用这些资料，就必须把它同当时的历史联系起来。编者在每一组文件之前所作的简短介绍，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此外，读者还必须利用一些对第一和第二国际记述得比较详细的现有历史著作。编者在附录中提供了这一方面的重要历史著作目录；我们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这一书目。

没有充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知识（其中包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何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历史的进程而发展的知识），就不能锻炼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领袖。缺乏这种知识的共产主义领袖，就好像是一个没有携带指南针和航海图的船长。

军事艺术与军事历史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我们的这一看法。从这种比较中可以引伸出重要的切合实用的观点。因此，这里最好是研究一下某些军事理论家对于一个统帅应当如何正确应用战争历史的论述。

我们首先看一看普鲁士古典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兹（1831年逝世）的言论。

克劳塞维兹写道：“历史事例可以说明一切，而且在实验科学方面具有最大的证明力。这一点在军事艺术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为正确。”（“战争论”。第六章）

接着，克劳塞维兹在谈到正确应用军事史方面的事例时，发挥了以下的思想：

“深入地考察一下历史事例的正确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四个很容易加以肯定下来的观点：

第一，事例可以用来简单地说明思想。要知道在作任何抽象分析时。都很容易产生被人误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如果一个作者担心这一点。历史事例就可以帮助他使思想取得它所缺少的明朗性，使作者与读者保持相互了解。

第二，事例可以成为思想的应用，因为通过援引事例，就能够很好地说明，应该如何对待思想的一般表现形式所不能包罗的细微情节。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差别也正在于此。以上两点都是真情实例的应用。下面两点则属于历史论证方面。

第三，可以用历史事实来证实所谈的事物。如果仅仅希望表明某一现象或行动的可能性，这样作就足够了。

第四，从历史事件的详细记述中，以及从若干事件的对比中，可以得出在所举事实本身中找到业经历史所证明的一定的结论。

在应用第一种方法时，多半只是顺便提及某一事例，因为在这里是片面地利用事例。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真实性本身是次要的，因为虚构的事例也会有同样良好的效用；但是，援引历史人物则具有这样的好处：能使所说明的思想，更加接近实际生活。

在采用第二种方法时，所利用的事件必须有详细的记述，但是，在这里客观真实性也是次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就第一种方法所作的说明也同样适用。

采用第三种方法时，在大多情况下只要简单地举出无可争论的事实就足够了。例如，为了证实在某些条件下利用战壕阵地也可以完成任务，那末只要指出崩采尔维茨阵地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要援引历史事例来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就必须把与提出来的论断有关的一切方面都进行精确而详尽地描述，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把它细致地编排起来，使人一目了然。这方面做得愈差，证明力就愈弱，也就愈需要补充许多其他事例来加强个别事例的不充分的证明力，因为完全可以设想，比较琐碎的细节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不能加以引用。

克勞塞維茲就应用历史事例提出的一切观点，也适用于政治方面。第一，用历史事例来说明某一思想；在政治方面这种说明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以历史事件作为一定思想的应用。第三，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理论上的某一论断；这一方法在同第二国际的论战中将起特别重要的作用。

伪造历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象在政治方面起那样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当某一政党放棄自己的旧原则的时候尤其如此。这时，政党不是隐瞒自己过去的历史，就是按照自己的新观点对它作不同的阐述以及加以篡改。历史文件则对揭露敌人的老底子，对揭发他们的伪造行为等等，都是极为有用的。按照一般规律，敌人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就会按照自己的目的用当时的特殊情况来解释人们无法争辩的事实。他会力图证明以前存在过的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不顾乃至歪曲历史事例的真实状况，借以论证今天的策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完整地，精确地阐明这些事例的真实状况，是极为重要的。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历史事例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在党对工会的关系问题上。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恐怖手段等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在阐明所有这些问题时，掌握第一和第二国际的重要文件、决定、决议等等是极其必要的。

同时，也发生过伪造和隐匿文件的现象。例如，考茨基就是直到讨论工会问题的时候，才把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的原本公布出来。在武装起义问题上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直到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才读到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的原本；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的许多言论也被埋没了很久，等等。

上述的第四点——从历史事例中得出理论结论——则是最重要的应用方法。在这方面，尽可能确切而全面地阐明某一历史事例的真实状况。对于政治方面来说比对军事艺术更为必要，因为，引起一定的策略思想和战略思想的时代条件，在政治方面要比在军事艺术方面变

化的快得多。因此，从資產階級革命中能够得出的适用于无产階級革命的結論，在目前是极其有限的；而在第一和第二国际时期，則可以找到較多的这种結論——無論是在需要做的事情方面或是在應該避免的事情方面都是如此。但是，不管怎样，要确定这种結論，就必须把当时的情况同現在的情况作出确切的比較。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某些在情况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之后又以多少有所改变的形式重犯的同类錯誤——这些錯誤虽然絕不会彼此分毫不差，但也絕不会迥然不同。不仅是各民族，而且各階級和政党也都必須向历史学习；何况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正是我们工人階級自己的历史。

另一方面，無論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内容并不完全是陈旧过时的，其中也包含着第三国际的策略和战略的因素和萌芽。这里充滿着真正的辯証关系。第三国际是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实际否定。但是，在某些类似的历史时期，它也会帶有前两个国际的一定特点。它是第一国际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下面我们对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时代条件、組織結構和内容作一个簡要的对比。

我在闡述第一国际灭亡原因的一篇文章中，曾对第一国际作如下的論述。

1. 第一国际的时代条件

第一国际时期一般历史内容的特点，是中欧和西欧各主要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在三次战争中（1864年的丹麦战争，1866年的德奥战争和1870—71年的普法战争）实现了普魯士王朝和容克地主領導下的德国的民族統一。同时，为了巩固日耳曼帝国的大厦，实行了普选制，制定了一系列使德国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能够充分自由发展的經濟和商业法律。意大利实现了在君主立宪的薩伏依王朝領導下的民族統一。在法国，波拿巴主义日趋瓦解，資產階級共和国正在重新建立。英国則在进行选举法的改革，工会——通过妥协——取得了合法地位。

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是为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

这些前提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通过资产阶级与他们以前的敌人（地主贵族及代表其意志的王朝）之间的妥协而造成的。其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发生了促使所有各国的大资产阶级投入帝制的、官僚的和封建的反动势力怀抱的1848年事件，而且还由于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活跃起来的欧洲工人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无论俾斯麦或维克多·爱马努易都不会成为民族统一的缔造者。但是，这种压力当然无论在哪里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无产阶级能够自己解决1848年未能完成的任务以及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公社只是一段插曲，一次闪电，在它以后欧洲并没有接着出现任何革命风暴。

1849年接踵而来的反革命，使资产阶级民主倒退整整十年，到处建立了残酷的警察制度，剥夺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重新争取，结果虽然是争取到了，但是所采取的方法——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却为改良主义（这是第二国际时期政治斗争的特点）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和心理条件。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活跃起来的欧洲工人运动，当然不能局限于民主和民族的目的。它既然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势必就要同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担当起领导第一国际的责任的时期，就是希望把运动引向这一目标。只有历史的实际发展才能说明这一希望是否过奢。

但是，不久他们开始看到，运动的出发点距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导致第一国际的成立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来自英法两国，这两个国家已经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工业发展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

英国的工人运动由于1857年的商业危机和北美南北各州之间的内战而更加扩大。美国内战引起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严重危机。1848年

宪章运动失败之后，英国的工人阶级仅是进行了一些直接的经济性活动——争取限制工作日（十小时工作制）和建立工会组织的斗争。实现国际联合的要求也直接导源于经济斗争，导源于英国工人需要抵制大陆工人的竞争，因为英国工厂主在英国工人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时往往利用大陆工人来对付英国工人。工人运动的直接需要决定了必须登上政治舞台。当时必须在法律上保证工会的存在，而为此就必须争取改革选举法，以便为工人阶级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这就是产生“新的”“政治的”工联主义的根源，也就是第一国际在英国取得力量的源泉。

在法国，工人运动在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六月流血事件和波拿巴主义取得胜利之后，便流为宗派活动；这时的工人运动一方面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的组织，另一方面表现为布朗基主义。但是，1853年的意大利战争则使法国的工人运动重行活跃起来，而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蠢动。在这方面堪称法西斯主义的老前辈的路易·拿破仑认为，为了使资产阶级有所恐惧，不妨在不给自己造成危险的限度内适当放松一下工人阶级。当然，工人阶级的胃口也随着增大起来。但是，在第一国际建立的时期以及成立后的初期，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差不多完全是在经济范围内兜圈子的。

在德国和意大利，当时占首要地位的是民族问题。拉萨尔唤醒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无论拉萨尔派的运动或以后的埃森那哈派的运动，其思想方面的出发点都比共产主义者同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标准大为逊色。这两个派别分歧最大的也就是民族问题。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的思想，则更加远远超过了拉萨尔派和埃森那哈派的思想水平。在这个时期之初甚至还没有出现工会。

2. 第一国际的组织结构和内容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团体。

国际工人协会则由于当时的条件而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和工联主义者都还有一定的地位，协会的纲领也仅仅是共产主义观点

的一个萌芽，这种观点是后来在实际斗争和內部分歧的过程中由于取得了經驗才得到发揚光大。对第一国际來說，共产主义不是綱領的出发点，而是綱領的終結点。对于后来在斗争过程中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这一思想幼芽，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規章的前言中作了精辟的表述。馬克思仅以寥寥数語就表明了基本原则，这份材料是以三种文字单頁印行的。原文如下：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統治。劳动工具即生存手段的窃据者（Aneigner）对工人的经济上的奴役，乃是一切奴役状态——社会貧困、精神空虚和政治屈从——的基础，所以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伟大目标。先前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都由于每个国家中各部分工人彼此团结不够，由于各国工人阶级之間团结不够而失败了。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任务，而是全社会的任务。这是一切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国家的共同任务。只有通过这些国家有计划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一任务”。

总之，国际工人协会的規章所规定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

（1）工人运动的独立性，（2）目标是消灭阶级統治，（3）工人在经济上从属于一切生产资料的窃据者，乃是造成一切奴役状态的原因，（4）一切斗争手段（包括政治斗争）都服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目标，（5）这一目标的国际性。

由此可见，規章給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仅仅提出了一个总的范围，确定了它的目标。但是，这个总的范围表明，它排斥一切沒有阶级性的派別，另一方面也为具体制定共产主义的原则、目标、策略和战略留下了余地。

在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主义“日內瓦同盟”中央局（巴枯宁派的组织）的信中，对这个原则性的范围作了极好的說明。

信中写道：

“根据我们的規章的第50条，国际工人协会承认一切致力于保护工人阶级并以工人阶级的进步和完全解放为目的的工人组织都可以参

加本协会。既然每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各个集团以及各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而且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那末，他们所持有的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势必也同样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如此，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所领导的共同行动，各国支部的公开机关刊物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讨论，一定会逐步制定出共同的理论纲领。因此，批判审查同盟的纲领就不是总委员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了。我们并不打算弄清这份纲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对我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要知道它的内容同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没有任何矛盾。

只要不违背国际工人协会的总的方向，让每个支部自由制定自己的纲领，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的。”

第一国际的组织形式也同样鲜明地说明了它的历史性质。

第一国际不是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联合。其中混杂着形形色色的组织：工人教育普及协会、宣传协会、中央和地方工会组织、合作社以及个人会员。划分单位的标准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语言系统。虽然当时认为最好是各国都有一个中心机构把地方支部联合起来，但是，也并不禁止各地方组织直接同总委员会发生联系。

集中的领导由总委员会负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的权限是很广泛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扩大起来，后来一直发展到有权封闭地方支部乃至整个总支部，加聘或开除总委员会委员，决定国际代表大会的地点（当然不能决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由此可见，权力严格地集中在上级，上级机构的权力直接达到地方支部。

总之，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形式有下面几个特点：（1）它是直接的国际组织，它不通过各国的全国性机构而实行直接的国际联系；（2）基层会员是形形色色的，有各地的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的工会，有个人，有各地的工人教育普及协会和宣传协会，也有作为集体会员的政党；（3）权力严格地集中在上级。

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结构与英国工党极其相似。大家知道，英国工党也包括有许多团体和政党以及个人党员。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

里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在这些国家中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都已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当时大陆各国的工人政党都刚刚形成。第一国际与英国工党的区别在于它有严格的集中领导。

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领导中心都设在边缘地区——伦敦位于协会所包括的整个地区的边缘，日内瓦位于日耳曼—拉丁語系地区的边缘——这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把领导机构迁移到中心地点的适当政治条件还没有具备，有待用斗争方法去争取。

第一国际的组织结构是同它的性质相适应的，因为它力求直接把人数还不很多的革命无产阶级先进队伍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国际工人协会是一种原材料，从这里日后势必会提炼出、而实际上也的确提炼出了有严格划分的、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组织——政党、职工会和合作社。组织上的萌芽状态是同思想上的萌芽状态相适应的。从这一事实中就已经可以看出，第一国际仅仅是一个有历史局限性的现象，当它完成了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情势的要求时，便会结束其历程而自行瓦解。

*

*

*

第二国际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候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即群众性的政党、职工会和合作社以及它们所必需采取的策略已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在还很巩固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分别形成。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具有代表性的政党。

决定这些群众性组织的结构和内容的，正是当时还很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这些组织还没有考虑到如何具体地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和战略以及同无产阶级革命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产生在资产阶级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里面，因此它们充分带有帝国主义政策的气息。它们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在这方面，它们还是以这一时代的传统思想为依归，对这个时代来说，成立民族国家还是一项革命任务。当时的组织结构是同领导选举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任务相适应的。

第二国际的基本策略观点和理论观点，正是同这种长入资产阶级国家和参与帝国主义政策的情况密切联系着的。直到这个时期末，第二国际的左翼才抽象地、一般地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唯一的

例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一开始就具有具体的实践的意义。

因此，当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危机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的庞大的群众组织就完全不成其为革命的力量，而是一种替资本主义效劳的机构了。

有关这一发展过程的文件，对于在第二国际的废墟上产生的第三国际的各国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问题不仅在于第二国际是同它们相敌对的，而在于这些政党还不得不努力从自己的传统中抛弃陈旧的糟粕。但是，如果不透彻地研究第二国际及其历史和文件，从而阐明其在历史上进步的方面和反动的方面，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上述关于第一国际的灭亡原因的论文中提出的辩证法公式，也许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的发展过程，现援引如下：

（1）第一国际。它是没有民族组织基础的、直接的国际组织，参加的有政党和手工业者及工厂工人的工会。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政治内容还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而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所注意的主要是社会斗争，至于社会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存在什么联系这仅仅是思想上考虑到的一个问题而已。

（2）第一国际的否定，它在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的瓦解。集中的民族政党、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工会的成立。议会和社会性质的改良主义斗争。革命目标仅仅作为思想提出。

（3）第一个合题，否定之否定：第二国际，以各国政党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恢复；缺少持久的中央领导；工会与合作社的国际同政治性的国际平行存在。

（4）第二个否定的否定，第二个合题：第三国际。以各国政党为基础的严格集中的国际组织。直接的共产主义内容：国际共产党。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合题，第一国际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恢复。

谨希望本文件汇编能与刻苦钻研，善于深入思考的研究者相见。

A·塔尔盖麦

第一 国际

第一章 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

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而有组织地进行了初次尝试的地点是法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巴黎。1834年，根据侨居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创议，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流亡者同盟”，1836年这一组织大为扩大，并改名为“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存在了三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拥有盟员约一千人。1839年，它参加了由“四季社”（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组织的起义。起义的失败成为“正义者同盟”瓦解的原因。

在巴黎“正义者同盟”成立的同时，1836年7月间伦敦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组织“伦敦工人协会”。领导协会的是木工威廉·洛维特^①。协会的宗旨是：联合“工人阶级中有文化修养的和最有影响的人，利用一切合法手段使社会上各个阶级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协会在初期的活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836年11月协会才第一次试图把在这几年获得重大发展的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11月19日比利时工人接到了“伦敦工人协会致比利时工人阶级书”，（第1号文件），其中第一次以肯定坚决的语句说明了国际工人联合的必要性。1837年，协会的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开展。由于英国的严重危机而引起的美洲财政破产，加上英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在英国引起了强有力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久就被称为“宪章运动”。宪章运动其实就是争取改良、争取改善英国无产阶级状况的民主革命运动。它对国际的诞生起了间接的影响。英国工人运动由于宪章运动而取得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宪章运动使英国的无产者群众革

命化，喚起了工人階級的一直沉睡着的階級意識，總之，憲章運動是英國工人階級走向國際的一座橋梁。

1839年被破壞的“正義者同盟”（更確切地說，同盟的殘存部分）遷移到倫敦。它在倫敦進行了改組，放棄了秘密組織的結構，使自己具有更廣泛的國際性質，並且逐漸地具備了更加鮮明的無產階級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後來，“正義者同盟”同布魯塞爾和巴黎的德國工人小組合併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夏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同盟”正式成立。1847年11月至12月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並向代表大會提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這就是著名的“共產黨宣言”。

1848年爆發的革命把“共產主義者同盟”也引入了革命活動。但是，由於反動派取得勝利，“同盟”終歸失敗了。“同盟”是一個宣傳組織，它對實踐和現實是陌生的。這就使“同盟”沒有可能作為一個組織同反革命進行鬥爭。例如在1849年的巴登起義中，積極參加起義的不是“同盟”，而是它的個別盟員。革命運動失敗後，“同盟”的殘餘人員聚集在倫敦，但也沒有能夠把“同盟”重新建立起來恢復活動。由於內部意見分歧，“同盟”終於在1851年瓦解了。雖然這樣，

“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意義是極其巨大的。它是工人階級第一次國際規模的聯合，是創立國際的道路上的第一個階段。

在“共產主義者同盟”進行活動的同一時期，存在着一個從憲章運動內部成長起來的、並以“民主協會”或“民主派兄弟會”的名義進行活動的組織。實際上這個協會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直接的前身。協會是在1844年由一批德國、波蘭和意大利僑民在倫敦組成的，協會的主要宗旨是會員互相啟發教育，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這一協會口號所包含的偉大原則。1847年9月協會向歐洲民主派建議召開革命民主主義者國際代表大會。“民主派兄弟會”提出的思想得到了布魯塞爾的民主主義者的大力支持，後者派當時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為代表去倫敦向英國人致敬意，並解決召開代表大會的日期問題。馬克思

参加了由协会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伦敦群众大会（1847年11月29日），在会上宣读了“比利时民主协会”的贺信，贺信号召英国工人担负起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第2号文件）。协会在给布鲁塞尔民主主义者的回信中再次强调自己的原则的国际性和全力实现这些原则的决心（第3号文件）。但是，预定在1848年10月25日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由于1848年革命的爆发而没有召开。

革命的失败，满足于对自己有利的一些政府改良措施的小资产阶级之退出协会，因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而引起的普遍的政治消沉气象以及试图参加革命运动的协会本身的失利，这一切因素都对协会的事业发生了消极影响。1849年协会就瓦解了。

过了四年以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有了新的组织形式，如起初的“欢迎和抗议”委员会〔一〕，和后来在1854年按照“民主派兄弟会”的形式成立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就成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示范。1855年2月27日“国际委员会”为纪念法国革命一周年而发动了第一次公开的运动。委员会在这次运动中宣布了自己的纲领。委员会主席厄内斯特·琼斯^②在演说时说道：“我们不仅反对贵族，不仅要推翻一个暴政（今天推翻了一个，明天会有另一个来代替它），而且同时反对资本的暴政”。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一年比一年扩大。1856年春，它为欢迎法国工人而举行了隆重的群众大会。当时这些法国工人都带有抱着纯经济目的的“世界工人协会”组织的空洞的蒲鲁东主义思想。这次会是一无所获，因为委员会拒绝了法国人提出的关于成立这种协会的建。但是，在这一建的影响下，委员会于1856年5月发表了宣言。其中一方面说明了自己的纲领目的，另一方面阐述了把委员会改组为一个有各国代表参加并在全世界各个中心地点都设有支部的真正的国际组织的方案（第4号文件）。过了三个月，委员会就改组成为国际协会。

但是，协会存在的基础还未具备。协会后面没有广大的群众，这

〔一〕该委员会是为欢迎著名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到达伦敦和抗议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预定访问英国而成立的。——编者。

显然是19世紀60年代初协会最終退出政治舞台的主要原因。

“民主派兄弟会”和“国际委员会”播下的种子經過数年之后毕竟长出了許多幼芽。主持这两个组织的朱利安·哈尼^③和厄内斯特·琼斯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时代——国际时代的第一批建設者。

第1号文件

伦敦工人协会致比利时工人階級书〔一〕

财富生产者同志们：

我们认为，全世界的工人，即創造真正的财富——食品、服装、住宅和其他一切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如果一些国家生产的東西能够比其他国家生产的東西更多，那末这些国家的工人当然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关心取得公正的、应得的、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并且这个不損害任何人的公正原则是不容破坏的。因此，我们坚信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共同的，坚信兄弟友好的原则必将引导我们去支持和平事业，支援工业，在感情上和行动上进行有益的交流，我们真诚希望互相諒解，我们希望得到回答，为什么自古以来在我们之間发展着一种完全对立的感情呢？

我们要問，每个国家中人们本来耕种着自己的田地，放牧自己的畜群，从而使共同生活的内容丰富和充滿欢乐，为什么他们却屡次拋棄自己的和平使命，而投入流血斗争呢？为什么他们受了一小撮貴族的指使就去残杀他们素不相識的人，去支持与自已无关的紛爭呢？

兄弟们！研究的結果向我们表明，这一切重大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们不了解我们在社会制度中所处的真正地位；因此，我们总觉得似乎我们生来仅仅是为了享受；因此，我们自认为是低賤的人，便在那里自命为高人一等的人的面前俯首听命；因此，那些管轄我们的人把政

〔一〕这一文件在1836年11月的伦敦报纸“Constitutionnel”上发表过。
——編者注。

权攫为己有，祸害我们；当权者利用大多数人的愚昧、偏見和自私利而掌握大权，設立专为愚弄和奴役大多数人的机关；他们制定法律，妄图千秋万載地掌握政权；他们到处制造恐怖，迫使人们服从于通过互相傾軋而夺得的权势、世代相传的低能无为和掠夺到的不义之财。但是，人类有幸，世界上的暴君们为阻挡知識的洪流而修筑起来的堤防已被冲破，这一洪流的巨浪已被我们看到；愚昧和欺騙的烟雾已被驅散。我們現在看清了我們所受到的一切不公平待遇，我們感到这种奴役的重担已在減輕。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是能够掙脫这个重担的。

我們的解放决定于光明在全世界工人中間的传播，决定于教育的启发作用，决定于對我们在社会制度中所处地位的正确估計，决定于我們作为財富生产者的使命的認識。因为我们是財富的生产者，所以我們有权最先享用这个財富。最后，我們應該了解，既然教育能够使人智慧得到发展，使每一个人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那末，为这种教育創造一切必要手段的人，就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即具有享受教育福利的国民权利。我們應該知道，如果政府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設立的，那末，人人都有担任社会职务的权利；如果法律是为每个人的利益而制定，那末，每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选票，都應該参与法律的制訂。当这些原則为工人階級透彻了解的时候，启发意識的教育就会立刻导致这些原則的普遍实施，工人同志们，到那时候，世界暴君就要失去自己的权力，伪善者就要被揭开自己的假面具，人类的騙子也就要失去輕信的听众。

……同志们！六年以前〔一〕你们用革命手段改換了你们国家的政府，但是，由于你们不知道真理原則，或者說，由于缺乏团結，你们用一个皇室来代替另一个皇室，用另一伙同样凶恶、同样企图永远騎在你们头上的匪帮来代替这一伙剝削人民的匪帮；你们发动了革命，但是，你们从革命中一无所得。那些不承担任何风险的人，那些嘲笑你们的一切努力的人，現在却坐享其成。在斗争时期，富翁们的生

〔一〕指1830年的革命。——編者注